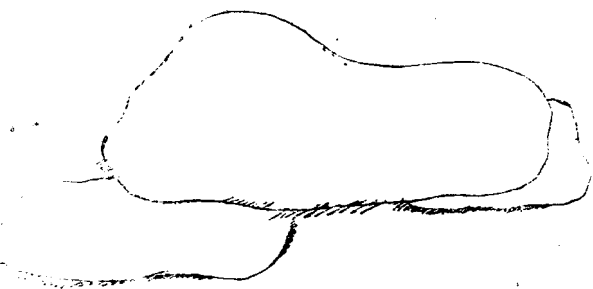


七叶一枝花

QI YE YI ZHI HUA

罗 旋





七 叶 一 枝 花

罗 旋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七 叶 一 枝 花

罗 旋

石奇人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75 插页1 字数56,000

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4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140 定价: 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篇小说。

故事以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为背景，写椒妹等少年怀着复仇的心情，几经曲折，活捉了林保长；然而，他们又把他给放走了……作品通过“捉”和“放”这两个尖锐对立的行动，形象地告诉读者：革命光靠热情不行，还要讲究策略；小局要服从大局，局部要服从整体。

目 次

序篇	1
一、鸟失窝	11
二、真枪与假枪	23
三、葫芦岩	36
四、巧遇奇老人	50
五、夜遁	61
六、僵局	68
七、大老刘来了	81
八、巧取粮	91
九、明白	106
尾声	114

序 篇

山坡草坪上，两只黄牛吃饱了草，舒适地躺着反刍。几只八哥鸟，在它们背上、肚上忙碌地跳跃着。原来有一种寄生虫名叫牛蜱，紧紧地贴附在牛身上，吸牛的血。牛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于是就交上了八哥这个好友。八哥饿了，成群地飞来找牛大哥，啄食着绒毛里的牛蜱，把这当作丰盛的宴会。这时候牛驯顺地躺着，和八哥相处得非常和谐，一禽一兽真是天然好友哩！

可是在草坪另一侧的牛的主人——椒妹和黑牯，这时却争吵起来了。椒妹一张脸象个柿子，头顶冲天辫子象个柿蒂，一双骨溜的圆眼又象柿核。黑牯虽然和她同年，都是七岁，可身子却比她高大壮实得多。整个夏天，他都是赤条条地一丝不挂，现在算是穿上了衣服，也只有小裤头，一身晒得乌黑溜光，象

上了一道棕色的漆，跳进水塘里洗澡，走上岸来不用揩，双脚跳几跳，水珠儿就滴溜溜往下滚掉了。

这时候他们仰天躺在草坪上，争得面红耳赤。争论的目标是天角那朵白云，椒妹说它象一头牛，黑牯却说它象一匹马，因为头上不见有角。椒妹驳斥说，那不是水牛是黄牛，角很短，所以看不出来；这里是山区，只有耕田的牛，哪会有马？黑牯分辩说，红军大队大队的走圩上过，他亲眼看见了马！连那又长又大的尾巴都跟天上这朵云一样，牛哪有这么大的尾巴？

椒妹起火了，坐起身来，大声叫着说：“是牛，是牛！偏要是牛！”

黑牯不服弱，也坐起身来回叫：“是马，是马！偏要是马！”

椒妹叱道：“好，你不要放牛，你去放马！”

正争得不可开交，椒妹一眼瞅见爷爷来割鱼草，跳起身来跑过去：“爷爷，你来说，天上是牛还是马？”说时用手一指。

爷爷手搭凉篷望了望天上那朵云，笑咪咪地回道：“爷爷眼花，你们两个把它牵下来，爷爷才看得清楚。”

椒妹立刻用手指着黑牯：“你去！”

黑牯也用手指着椒妹：“你去！”

椒妹用手指头划脸：“不要脸，学嘴！”

黑牯也用手指划脸：“不要脸，学嘴！”

椒妹对付黑牯的办法可多了，这时忽然不理他，挨近爷爷说：“爷爷，给我讲个故事。”

黑牯一听讲故事，悄悄从地上爬过来。

椒妹呵斥说：“是我爷爷讲故事，又不是讲给你听的，走开，走开！”

黑牯“嘿嘿”地笑着，赖着不走。

椒妹便问：“那你说，天上是牛还是马？”

黑牯只得认输：“你说是牛就是牛！”

椒妹得了胜，这才与他和好，对爷爷说：“快讲，爷爷快讲，让他听！”

爷爷一边割草，一边给他们讲道：“从前，有个骗子，想吃猪肉，口袋里没有钱。在街上转了一圈，看见一个细妹子站在街头哭。那细妹子长得跟你差不多，唔，不过比你小，只有三四岁，哭得两条鼻涕有一尺长。那个骗子走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：‘妹仔，莫哭，好甜的糖！’把糖塞进细妹子的嘴，细妹子就不哭了。

“于是骗子哄她：‘你不认得么？我是你舅舅，来，我送你回家去。’一手抱起细妹子就走。细妹子吃糖

吃得满嘴甜，也就让他抱。

“骗子走到肉店门口，对打屠佬说：‘老板，给我砍十斤五花肋条肉，家里来客等着用。’打屠佬给他砍了十斤肉，用草绳绑了。骗子一摸口袋，‘哎呀，钱放在抽箱里，忘了带来。老板，我回去拿钱。哎呀，家里等着肉下锅，这样吧，我把细妹子放在这里，送肉去，取钱来！’

“打屠佬心想，有个小孩作押，还怕什么，就让他把肉提走了。他眼巴巴等骗子送钱来，等了一个时辰，不见人来，等了两个时辰，还不见人来。细妹子见打屠佬不让自己回家，‘哇’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哭得鼻涕拖了两尺长。

“哭有什么用？哪个叫你嘴馋，贪吃别人的糖！”爷爷的故事讲完了，草也割得差不多，背起竹篓说：“回家吃饭去！”

椒妹跟在爷爷后面，一个劲地问：“以后那个打屠佬放细妹子回家了么？”

爷爷回道：“我又没看到，怎么知道！”

黑牯也问：“那个骗子抓到了没有？”

爷爷回道：“没有没有，他还外面行骗，你们可要当心！”

椒妹又问：“那个骗子是什么样子？”

爷爷不耐烦了：“哎呀，讲了你也不认得，天晓得他是什么样子！”

椒妹不作声了，一路走着，心里老犯愁，打屠佬会不会要细妹子家里赔肉钱？细妹子回家有没有挨打？说不定也要吃“竹笋炒肉”，她自己就吃过，真不是味道。娘在房里准备了一根竹鞭，她不听话，娘就用竹鞭吓唬：“你又想吃竹笋炒肉啦！”实际上她只尝过一次，以后见到那竹鞭就老实了，她娘也就把竹鞭当作法宝挂在高高的壁头，那是她爬凳子也拿不到的地方。

这天晚上，她睡上床，还在想那个细妹子的事，但一觉睡过去，第二天起床就忘了。她又找爷爷讲了新的故事，又为新的事情担忧了。

一个月后，她忽又想起了细妹子的故事。那是一个下午，娘到邻村参加红军召开的会去了，爷爷去了圩上，她一个人在村边小溪捉鱼玩，从大路上来了一个人，在她身边停下步来，等她捉到一条小小的桃花鱼后，问她：“细妹子，你家住在哪里？”

椒妹站起身来，打量这个陌生人，见他穿一身便装，着一双草鞋，戴一顶草帽，从没见过。这是什么人？打听我的家做什么？她睁着柿核似的眼睛，没有回话。

那人朝她一笑，又说：“不答话，是想吃糖吧？”

椒妹听了猛然想起那个骗子的故事，他要给自己糖，恐怕就是那个专门骗细妹子的人，哼，可要当心！她一双眼睛鼓了起来，盯住对方。

那人真的伸手在口袋里掏摸，但掏出的不是糖，是一个橙黄的椰果，足有一个拳头大，朝她眨眨眼：“喜欢吗？”

椒妹最喜欢吃这种皮象香蕉，肉象石榴的野果，它长在深山藤树上，娘上山砍柴才摘得到，这些日子娘忙着给红军做鞋，没工夫砍柴。今年还没尝过椰果哩。望着望着，嘴里的口水往上冒，她有点动摇，便问道：“你想抱我去买肉吗？”

“什么？抱你买肉？这里哪有肉买？”那人不懂她的话意，有点莫名其妙，掂动一下手掌上的椰果，“你不要，我就给别的娃儿啦！”

椒妹仍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，狠一使劲，咽下口水，又问：“那你想买什么？”心里在想：哼，你想骗我？我可不上你的当！好得爷爷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了。

这时爷爷从圩上回来，问：“椒妹子，你跟谁说话？”

椒妹一见爷爷来了，忙迎上去，拢身抓住爷爷臂

膀，悄声问：“你快去认一认，他是不是那个骗细妹子的人？”

爷爷用手拍拍她的头：“别乱说！没见过这样的妹子，拿到铁棍就当针（真）！”他走上前去，打量一下来人，慌忙放下手上的竹筐，高兴地叫道：“陈军长，是你来了！”

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红二十一军的军长陈毅同志。他带着队伍离开中央苏区，来外围一带活动，军部就驻在邻村。刚开完一个会，散步来这里访问群众，第一个碰上的就是椒妹。他和爷爷握手后，问道：“老大爷，她是你孙女吧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爷爷回道：“椒妹子！”

“哦，你们家姓胡，那她的名字就叫胡椒了，难怪有点辣味。我四川人就喜欢辣，来，交个朋友！”陈军长说着伸出大手和椒妹握一握，又问，“你刚才把我当啥子人啦？”

椒妹不顾爷爷在旁打眼色制止，坦率地告诉：“我以为你是抱我买肉的骗子。”

陈军长一听放声大笑起来：“难怪你不吃我的东西，警惕性还蛮高嘞！”他再次拿出椰果，“来，这下总敢吃了吧！”

椒妹接过椰果，一扭身撒腿就跑，边跑边喊：“黑

牯，翠妹子，明仔，快来呀，陈军长来了！”

爷爷喝也喝她不住，只得对陈军长说：“这妹仔好野，拿她没办法，快请到屋里坐！”

爷爷陪同陈军长到家刚坐下，椒妹就领着小伙伴一窝蜂地来了，都在门槛外站着，用好奇、惊喜的目光，打量这位指挥红军打仗的大人物。

陈军长笑着向他们点头：“来，都进来！”

他们互相推搡着，都不敢进，但当椒妹带头跨过门槛时，后面人一涌而上，黑牯奔到椒妹前头了。

陈军长高兴地摸摸这个脑瓜，拍拍那个肩膀，问道：“你们喜欢红军吗？”

几乎是同时的回答：“喜欢！”椒妹还另加一句：“我爸就是红军，当然喜欢！”

陈军长侧过头来问：“喜欢红军什么？”

这一问，大家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最后一齐望着椒妹。椒妹便答道：“喜欢红军打胜仗，打坏人！”

爷爷从房里端出一壶茶，还有薯干、烫皮作点心，他放下东西，张着两臂象赶鸭子似地赶小鬼们：“都出去！大人谈话，没有你们的份！”

陈军长便从桌上抓起一把薯干，每人发给两块。...

小鬼们这才嘻笑着退出门去，到屋前晒场边的黄竹下吃起来。吃完了，椒妹大声命令说：“大家莫

吵，陈军长在我屋下，别让坏人跑进村来，都放哨去！”她一个个分配任务，大家果然听她的，立刻分散去村子四周放哨。

椒妹一伙从这次见到陈军长以后，就吵着要爷爷讲陈军长打仗的故事，讲了一次不够，还纠缠着要讲新的。

爷爷被缠得没法，便给他们讲道：“有一次，陈军长路过景阳岗，忽然刮起一阵风，从林子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黄斑虎……”

椒妹一听就叫了起来：“哎呀爷爷，那是武松打虎，怎么换上陈军长了！”

爷爷笑眯着眼说：“陈军长打的仗多，过的山多，就不会碰上老虎？陈军长打虎比武松打虎好听得多了！”

“好，那就快讲！”黑牯催道。

爷爷却说：“你们打岔，我不讲了。”但他拗不过椒妹一伙，最后还是讲了一个。他实在不了解陈军长过去的事，便把没讲过的英雄好汉的故事，移在陈军长身上。

椒妹一伙听了，自然发觉不了，都满意地走开了。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，从此对陈军长非常敬佩。

可是，一天忽然传来个不幸的消息：陈军长在一

次战斗中负伤，住进了红军医院。

椒妹听说后，马上叫集她的小伙伴，告诉这个消息。大家七嘴八舌商量了一阵，决定去山溪边寻找一种对跌打损伤有特效的药——七叶一枝花。

椒妹首先发现了一株，大家围上去看，她忙用两臂护住，生怕别人碰坏。啊，这是一株多别致的花！一根细长的茎，团团轮生着七片叶子，烘托着一朵淡黄绿色的花，一朵质朴无华的花！

他们采集了一包药用的根茎，托人捎带给县苏维埃政府，转交红军医院陈军长收。他们不考虑反围剿战争时期，工作有多紧张、繁忙和纷杂，这样一个土纸包能不能送到医院？送到后会不会用上？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，这包药理所当然地会送到陈军长手上，医院的“郎中”立刻用上它，陈军长的伤口很快就好了，重又骑上战马指挥打仗去了。

几年以后，他们早把这事忘了，可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却开始了。

一、鸟 失 窝

梁上一对燕子又回来了。它们是去年秋天飞走的，一九三五年的春天一到，又回到了旧巢，对着房东——椒妹一家，欢快地绕梁飞舞，随飞随鸣。爷爷认得这一对燕子，以为燕回巢是吉祥的兆头，喜得笑眯着眼，悠悠地吸着旱烟筒，自语着说：“回来就好！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，椒妹爹也一定会回来！”原来他由燕归想到了儿子；去年秋天，他儿子随红军长征走了，他做梦也在盼望儿子回来，所以见着归燕特别高兴。

这对燕子似乎听懂了爷爷的话，从巢中探出头来，俯瞰下面，呢喃软语，啁啾不绝，象是在与爷爷喁喁谈心哩！

爷爷听着轻快流利、清脆婉转的燕语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对从外回来的椒妹娘说：“这对燕子通人情，不

单认得屋，还认得人哩！”

椒妹娘望望梁上燕，见它们张着黄色嘴喙，口角咧到了眼边，也笑着说：“它们的嘴巴虽然大，可惜不吃我们家东西，要不真该好好款待它们哩！”

椒妹娘走进房，见椒妹正在翻衣柜，把破旧衣裳丢了个满床，立时叫道：“哎呀鬼女子，你翻箱倒柜做什么？”

椒妹穿上一件蓝底白花夹衣，箍在身上，又短又小。她左看右看，使劲拉也拉不长，便问娘：“妈，这衣服怎么变短了？”

椒妹娘听了好气又好笑：“不是衣服变短了，是你人长高了。”

真的，椒妹已经十二岁了，懂事多了，不象过去那样淘气，能帮家里做很多事，除了重活，她娘能做的，她都会做，成为娘的得力帮手，可就是脾性有些顽野，胆子也忒大，有几次闯了祸，仍然没免掉吃“竹笋炒肉”。

这时她瞟一眼壁上挂着的竹鞭，撒娇地说：“你知道我长大了，那根鞭子为什么还不丢掉？”

椒妹娘笑着说：“我舍不得丢它，要丢你自己丢。”

椒妹知道娘的意思是要自己不犯事，她把嘴一